



孩子们在居住的房间里。



丁老师每天都会接到很多爱心捐助电话。

核心提示

这是一个名义上的村庄,事实上更贴切的说法是“一个院落”,比起正常的村庄院落稍大些许,更像北方农村的“大队部”,一条马路,两个院落比肩相邻,左边住的都是男生,右边住的都是女生。在村落里,院子及其院子里出来的小孩并不起眼,而在院外的人看来,却区别明显:院内住的都是服刑人员子女。

院子有个阳光灿烂的名字——“太阳村”,院子墙上的一行字是“孩子是明天的太阳”。这个院子不隶属官方,而是注册的民间机构,隶属于北京太阳村,一个专门免费收容服刑人员子女的民间机构。 晚报记者 王战龙/文 白韬/图

服刑人员子女的民间救助

一个不一般的村庄

最小的村民4岁多,最大的16岁,他们的父母基本上是正在服刑或已伏法人员

“村长”丁巧荣最近比较烦,除了处理“村庄”日常事务,一个主要的事是,接待前来采访的各路媒体。

媒体关注的焦点是村民金金,一个只有10岁的小女孩,她写信请求高院赦免爸爸死罪,“我没有妈妈了,我不想再失去爸爸”的呼喊感动了媒体,成了近日受社会关注的新闻人物。

2007年3月12日,金金的爸爸王军豹用锤子敲死妻子后被逮捕。2009年1月1日,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了一审法院的死刑判决,案件正在等待最高人民法院的死刑复核。“女孩求高院枪下留父”的新闻一经媒体报道迅速引发了争论,质疑者认为,一个只有10岁的孩子怎么可能想到如此办法,是否有人在背后操纵?

“村长”丁巧荣一遍一遍地给前来的媒体解释,是孩子自己的主意,没有任何人在背后“出谋划策”,她从金金入村的第一天——2008年12月22日起,就开始不厌其烦地一再重复。

一些让人欣喜的转变

存在心理问题的孩子逐渐变得开朗且懂事,服刑的父母也因此有了很大改变

村民小强,在母亲犯罪后,看尽了邻居的“白眼”,从心里仇视社会,他曾在日记中写道:“我长大后一定要把那些说我坏话的人都杀掉。”一天,因为做错事遭到老师批评,他竟以跳楼的极端方式威胁老师。

这样的例子在太阳村并不鲜见,一名心理专家说,太阳村的孩子大多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,比如早熟、内心封闭、不愿交流、缺乏安全感等。还有一些儿童有明显的多动症、攻击性及说谎行为,有些儿童有隐蔽的对社会仇视的心理等。

丁巧荣告诉记者,开始时,孩子的毛病很多,有的睡觉不洗脸、不洗脚,沉默寡言,或小偷小摸,经过一两个月的矫正,这些孩子都像换了个人似的,逐渐开朗起来,热情有礼貌。

一个被忽视的群体

目前,我国对服刑人员子女的监护和教育亟待加强

太阳村最早由原陕西省监狱管理局高级警官张淑琴创办,从1996年至今,相继在陕西、北京和河南创办了6座太阳村,无偿替服刑人员代养代教未成年子女。

目前,我国只对烈士子女、孤儿等出台有相应的救助政策,服刑人员子女的监护和教育尚属空白。2004年,河南省女子监狱曾作过一项调查,服刑人员中,有275名女犯的丈夫也在服刑,323人的丈夫去世,近1000名未成年孩子失去了父母的关爱。

金金是太阳村33名村民中的一位,最小的村民4岁多,最大的16岁,这里不同于一般的村庄,所有孩子的父母基本上都是正在服刑或已伏法的人员。和金金一样,太阳村的每个孩子身上都有一段辛酸往事。父母锒铛入狱后,他们或是没有亲属照顾,或是被亲属当成“皮球”踢来踢去。

在太阳村,小村民可以免费生活到父母刑满释放,父母刑期较长的,可以生活到16~18周岁。

其实,所谓的村庄,严格意义上讲就是一个院落,坐落在新乡市凤泉区鲁堡村,两米左右的铁栅栏围着的两个院子,就是太阳村的地盘,如果不是大门口“北京太阳村新乡特殊儿童救助中心”的牌子,和普通的北方院落并无区别。

临近太阳村的,就是当地一所小学,孩子们去上学三五分钟就能到达学校;上初中的孩子,不到半个小时也能到学校。

丁巧荣最为津津乐道的是,一个名叫飞飞的男孩刚来时,一直都是独来独往,有一天放学后他待在学校不走,老师奇怪地问他怎么不去,他说:“我等我的弟弟。”原来,那天是村里一个新来的孩子到校的第一天。

改变最为明显的是服刑人员,在河南省女子监狱服刑的母亲邹芬,被判无期徒刑锒铛入狱;儿子小胜因目睹了她杀夫的过程,服刑期间从没有去探望过母亲。邹芬因为牵挂孩子,加上受到周围服刑人员的指责,精神恍惚,2002年5月,正在劳动的她用锤子砸向了另一名服刑人员的头部。

现在,自己的孩子在新乡有了家,邹芬也看到了生活的希望,精神逐渐正常起来。

一种家一样的温情

适当地给孩子发零钱和红包,让他们感觉像在家里一样

记者到达太阳村时已过中午,只有几个学龄前儿童在院里快乐玩耍,大孩子们已到附近学校上课。

丁巧荣说,村民小勇刚来一个月,在外面流浪了一年多,第一顿饭,小勇摔筷子而去,理由是饭没有味道。丁巧荣这才发现孩子口味重,她没有当面批评,而是将孩子带到住处,单独开了小灶。每个孩子都在丁巧荣这里享受过一定的“特殊待遇”,换来的是孩子对丁巧荣的信任。

村子主要的经济来源是北京太阳村每个月5000元的“办公经费”和当地政府及爱心企业

的捐助。村子有严格的财务制度,委托新乡一家会计事务所管理,每月上报北京太阳村。

丁巧荣说,天热了,会给大家一人发一元钱买冰棍;过年时,也会按照习俗,给每个孩子发20元的红包。钱不多,要做的就是让孩子们有家的温暖,感觉和在家一样。“有红包,有零花钱,和正常的孩子一样。”

记者获悉,新的太阳村已开建,新址距离河南省女子监狱开车只需十几分钟,新建的太阳村配套设施完善,有爱心小屋、阅览室、活动室等,一次能够容纳八九十个孩子,预计5月份建成。

专访创办者张淑琴

孩子需要帮助,社会需要爱心

郑州晚报:太阳村照顾这么多孩子,主要的经济来源是什么?

张淑琴:目前主要还是依靠社会各界的支持,北京太阳村有个600亩的大农场和一个旧货中心,通过市场化方式运作,能够解决太阳村一部分支出。

郑州晚报:现在除了北京太阳村,其他太阳村有收入项目吗?

张淑琴:暂时就北京有,我们也正在考虑根据各太阳村的实际,建立相应的产业,比如计划在新乡建一个服装车间,一方面让刑满释放人员暂时有个落脚的地方;另一方面也为当地太阳村提供一部分收入,保证太阳村基本达到自力更生。

郑州晚报:有人说,太阳村的孩子经常参加

一些表演节目,让这些受过伤的孩子一次次在众人面前“展览”,不利于孩子的成长,您怎么看?

张淑琴:我们是个大家庭,孩子都是家庭成员。既然是家庭成员,就应该有一份责任。我是总管,我负责筹钱,有的人负责种菜,有的人负责做饭;孩子们也要参与表演节目,和到访者交流,这是他们应该参与的工作。

郑州晚报:对于未来,您有什么打算?

张淑琴:准备在辽宁建立一个面向东三省辐射内蒙的太阳村,还有西部地区、犯罪率高的地区,多建几个太阳村,给更多的社会爱心人士和企业,提供一个奉献爱心的平台。太阳村发展到现在,已经培养了2000多名孩子,我觉得是成功的,值得我后半生一直努力。

(为保护未成年人之需要,孩子全部用化名)

规范肿瘤治疗,改善生活质量

“511”肿瘤救助为你排忧解难

第六批救助将提供救助药品价值30万元

中国癌症“511”救助工程是一项大型社会公益活动,作为世界卫生组织倡导的“全球抗癌行动计划”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,该工程紧紧依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中国抗癌协会的大力支持,为广大肿瘤患者带来全新的抗癌理念,提供个性化的治疗方案,为家庭困难和重症患者提供药品救助。

“511”肿瘤救助工程于去年8月进驻河南,目前已设立了郑州、洛阳、南阳、安阳和林州五个救助工作站,累计救助肿瘤病人2000余名,不少重症、晚期及不能坚持常规治疗的患者在获得救助的同时,生存质量和生存期都得到了明显的提高。正如省肿瘤防治办副主任、原省肿瘤医院副院长叶真在启动仪式

上所云:“‘511’肿瘤救助工程进驻河南,必将极大地促进我省抗肿瘤事业健康地向前发展,必将大大减轻广大患者的经济负担,必将让病人在治疗中少走弯路,减轻痛苦,让更多的肿瘤患者获得新生。”

“511”救助,就是要在观念上、治疗上和经济学上三个方面给予肿瘤患者积极救助,帮助病友树立信心,走出困境,提高生存期和生存质量,让病人活得更好更久。随着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的到来,郑州救助站第六批救助已开始接受报名,据工作人员介绍,本次将提供救助药品价值30万元。

救助热线:0371-65935601